

白毛夏枯草



□杨崇演

夏枯草

(清)赵瑾叔

性禀纯阳随处栽，草逢入夏即枯来。
叶同旋覆无殊种，花似丹参一样开。
管使癭瘤消结气，却教瘰疬未成堆。
厥阴血脉能滋养，目痛肝虚素所推。

盛夏时，邀几个好友去郊外赏荷，不经意在池塘的角落，发现久违的身影——别人都不晓得它是何物，我却一下子唤出它的名字来：“白毛夏枯草。”它们偏安一隅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一簇簇地在土壤里惬意地生长。

白毛夏枯草，又名白喉草，为唇形科植物，味苦、甘，性寒，归肺、肝经，根细长，茎细，单叶如芥菜，面绿，背紫，且携有丝丝缕缕的白毛，茸茸如刺；花是白色的，如同夏季的益母，遥望蓬蓬，白如积灰，故而得名。

夏枯草，“不与众卉俱生，不与众卉俱死”——将万物蓬勃抛在身后，走向生命的枯萎，毫无牵念，决然而决绝。

夏枯球、夏枯花、六月干，这些别名，道出了它的终结之季。

但枯萎了的夏枯草，却是一味极好的中药。

《本草蒙筌》里这样记载着夏枯草：禀纯阳之气，得阴气即枯，故逢夏至梗枯也。《本草经疏》里也说：“夏枯草得金水之气，故其味苦辛，而性寒无毒。为治瘰疬、鼠瘻之要药。入足厥阴、少阳经。丹溪谓其补厥阴肝家之血，又辛能散结，苦寒能下泄降热，故治一切寒热，及消瘰疬鼠瘻，破结散癭结气。”

作为中草药的夏枯草，一直为我的奶奶和母亲所器重，她们总是用它来为我们全家人治疗一些咽炎、肝火旺盛、口舌生疮等小疾小病。尤其是秋燥的日子里，奶奶或者母亲每天都会用它煮上一大锅水，有事无事都要让我们喝上两碗。因而每年夏天到了，她们都要采摘一篮子，放在家中备用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每到了盛夏，知了呆在高高的树枝上，撕心裂肺地扯着嗓子叫着，仿佛世间所有的苦楚和冤屈都让它独自承担似的。“蝉噪林逾静，



鸟鸣山更幽”，虽是绝佳名句，但此时此刻，诗中的意境也荡然无存。这种酷暑天气，人也难熬，拼命地扇动着蒲扇，也无济于事。

这时，邻居五爷往往会从上一年的晒干的夏枯草干，拿出来，洗干净，然后放在大铁锅里煮一锅开水，等水烧好过滤之后，放在一口大碗。等茶凉了后，五爷会给每个小孩倒一小碗喝——我抿上一小口，含在嘴里，感觉味道有点甘，又略微有点儿苦味，然后吞了下去，感觉余味无穷。五爷说：这夏枯草熬的茶，有清热解毒，清凉降火的功效哩。

奶奶和母亲，包括五爷，村里人也一样，都没学过医，采用这土办法来降温避暑，这一招还真管用呢。

人们常说，广东有“三宝”：荔枝、烧鹅、凉茶铺。的确，广东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凉茶铺，喝凉茶已然成了广东人生活的一部分。盛夏时节，逛街累了、渴了，喝上一口地道的凉茶，别有一番风味，可谁又知夏枯草在凉茶的制作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？！聪明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，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在村里的赤脚医生阿庆公公眼里，白毛夏枯草其貌不扬，可胜似灵丹妙药哩——既能止咳化痰，清热凉血，又可镇定平喘，消肿解毒；村里如有人来找他寻医问药，若遇相关症状，他总会慷慨相赠白毛夏枯草。

“半夏得阴而生，夏枯草得至阳而长，是阴阳配合之妙也。”李时珍说，因肝火旺引起眼目红肿疼痛，夏枯草疗效最佳，用砂糖水浸泡一夜，服之，“能解内热，缓肝火”。人们熟知的夏桑菊，仅以夏枯草、桑叶和野菊入药，却疗效显著，在清嘉庆十九年疫病流行期间，威力无比。

据说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，必带夏枯草馈赠海外官商。接受此礼的人，视此草比珍珠还贵重，因它是神效的治瘰疬的药。

夏枯草的花语：负责尽职，是非分明。

“大江北忽夏枯，河渴时还涓滴无。”夏枯草，名字朴实无华；夏枯草花，开得素雅纯洁，留给人们的是默默的奉献和幽幽的清香……

故而，为白毛夏枯草赋诗一首——

穗成茎起花儿美，
亭立若宛少女来。
清热降温成效好，
白花骨朵小而陪。

摘杨梅



□汤小玉

“杨梅本是好东西，胜似黄鱼胜似鸡。今年当蒙有口福，湖前吃到周家栖。”曾祖父当年从湖前丈人家路过周家楼时，孙宝才公尊人请喝杨梅酒时留下的顺口溜，至今他家子孙代代口传。

杨梅止渴、生津又能助消化，性温，味酸甜，我与之情有独钟。十多年了，忌寒性水果而偏爱杨梅、葡萄等热性的时令果，当季时要狠狠地吃个够，似乎非把一年的水果量补回来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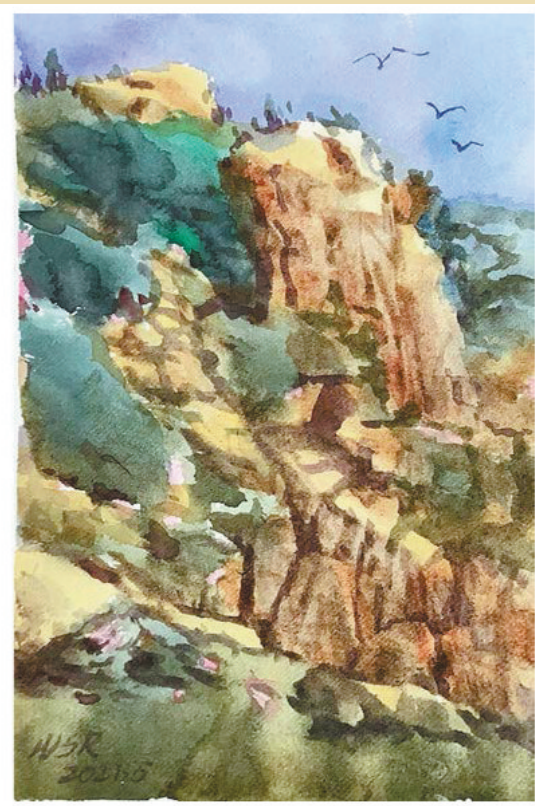
林老师是林家塔人，这里山清土肥，他在山上种十余棵杨梅。夏至刚过，邀我们一起去摘。欢呼雀跃的我喜不自禁，虽然只有百把米高，我不顾腿疾，步履歪兀而蹒跚，仍紧跟他们上山。一路过来棵棵杨梅树如大伞，红果累累，看得我酸到了牙根。只见一片狭长的叶子在竭力保护着它，不时还有蜜蜂嗡嗡作响，使我不敢贸然去掠夺它。林老师说，这里是全野生的杨梅，只是年初去松松土而已，全凭大自然馈赠的阳光、雨露。

这儿似乎是荒山客路，江山无主，看到那么大又乌度的杨梅，我也啥都不顾，把那顶部的摘一颗放在嘴里，舌尖触到杨梅那平滑的刺，使人感到细腻而且柔软，酸甜是那么的自然，没有一点做作感，唇齿间瞬间变紫红，这味道跟市场上买来的可真不一样！地上也落满杨梅，这本是你们的地盘，可以肆意一些，而我们却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对待你们？踩过去不忍心，捡起来不放心。杨梅食季短，人们却任意泛滥，市场上不放心食用，怕药水泡，原生态的又不善管理，让其自生自灭。惜哉！

终于到了林老师的杨梅树下，抬头便见密密匝匝红彤彤的杨梅，我惊艳无比，竟然无从下手。林老师虽已过古稀，瞅我那馋样，遂身轻如燕，一跃到树杈上，把篮子往树枝上一挂，把最大最顶的杨梅摘下递给我，一般的杨梅放他自己的篮子里。而蔡老师呢？别看他是学者，那可是全才，轻轻跨上第二节的树杈上，谙通古文字的他还跟我们演示起“乘”的字形源头来。人脚踩第二树杈，左、右脚各一边，为“乘”，是为人站在树上有“登”和“升”之意。“𠩺”是“乘”的古文字，字形更像。上面的“𠩺”（音 tǒu）代表人，中间的“夕”是左脚往东，“𠩺”（音 kuà）跨步意，是右脚往西。惟慨叹祖先之伟大，造字这么形象，这么会意。

刚刚摘下的杨梅既新鲜又酸甜津津，遍身的小刺是那么个嫩脆脆。可吃多了容易上火，酸到牙齿连豆腐都会咬不动的。平常杨梅吃不了还可以泡杨梅酒，吃个一年半载没有问题；还可以将新鲜杨梅洗净放冰箱冷冻，想吃拿出来放锅里烧，放些红糖，也能吃几个月。

杨梅真是好东西！



逍遥

尺寸：13cm × 19cm

作者：王树人

创作 谢芳